

## 炊烟是乡村的眉眼

凌泽泉

乡村里醒得最早的当是炊烟。天色微明，栖息在枝头的鸟儿还在酣睡，不知谁家的屋顶上空已升腾起一缕缕灰色的炊烟，细细的、柔柔的，像刚睁开惺忪之眼的小孩，一时间还没辨清方向，盲目地向四野张望，尔后挪开脚步，晃晃悠悠地绕过叶尖上挑着的露珠，孤单地向远处的天空飘去。起初，那袅袅的炊烟还排着整齐的队伍，走着走着就散开了，有的去田地的上空看望庄稼去了，有的去池塘边照镜子去了，有的去天空邀白云散步去了，还有的漫无目的地在村庄的上空一一喊醒贪睡的孩子和小鸟。

村庄从酣梦中醒来，陆续拉开了门帘，将新一天的光亮照进屋内，鸡鸣鹅们率先冲出，门前场地一下子热闹非凡起来。清醒过来的村庄养足了精气神，欢快地披上光芒万丈的霞光，聆听着禾苗抽枝拔节的声响。此刻，家家屋顶上升起的炊烟，手挽手肩并肩，在村庄的上空盘旋，温暖着每一方屋顶，然后恋恋不舍地迈开脚步，把属于村庄的气息播撒到遥远的天宇。

细瞧去，炊烟里分明藏着屋檐下的诸多秘密，其实每一柱炊烟下，都有一双添柴草的手，都有一份不愿示人的心思。

站在对面的山梁，细心地看着家家屋顶上的炊烟，就能明白其中的韵味。谁家灶洞前坐着的姑娘，添进了捋得整整齐齐的稻秸，那乳白的炊烟轻盈盈的，目光明亮地向天空飘去；谁家灶洞前坐着的新媳妇，塞进一把把干整的豆荚，那烟灰色的炊烟步履匆匆，兴冲冲地向着空中赶去；谁家灶洞前坐着的农妇扔进了一把把粗糠，一阵白一阵黑的炊烟手忙脚乱，一撒手就到处乱蹿；谁家灶洞前坐着的老奶奶，塞进一升湿了身子的柴片，浓黑的炊烟喘着粗气，带着阵阵咳嗽，在天空中艰难地迈着步；谁家灶洞前坐着的患病老人，断断续续地塞进一把把碎木屑，时断时续的炊烟上气不接下气，让枝头的鸟儿也心生担忧。

炊烟是村庄的旗帜，一日三餐里都染着浓浓的烟火味。

日上中天，不知谁家的烟囱耐不住性子，哈出了第一口热气。接着，家家户户的屋顶上，一柱柱炊烟像披挂在蓝天下的一幅淡墨长卷，在天地间摆出色香味俱全的农家筵宴。不知哪位汉子率先嗅到了饭头上咸鹅的喷香，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抽去全身的力气，身子骨一下子酥软了的他，赶忙放下农具，向着炊烟升起的村庄迈开了归去的脚步。这一动不动，邻田埂的乡亲们纷纷抬起头，当他们的目光与自家屋顶上的炊烟相遇的一刹那，一个个都像鼓满气的轮胎被戳了个针眼，身子的那份干劲瞬间

坍塌，纷纷丢下农活，忙着去亲近屋顶上升起的那一缕缕炊烟。离家的脚步越来越近，锅盖摁不住的饭菜味儿早已从窗户、从门洞里钻出，与门前那条小花狗一道，兴高采烈地去迎接回来的农人。

日落西山，一缕炊烟不知打谁家的屋顶慢悠悠地升起，鸟儿扇着翅膀，叽叽喳喳地徘徊在枝头，仿佛在对即将逝去的白昼作深情的回望，鸡呀鸭呀迈着方步，被慢慢追过来的夜色追赶着，向门洞里走去。放学的孩子伏在门洞前的宽板凳上，一笔一画地写着作业，灶洞前，添加柴草的手不慌不乱，就像是在一瓢一瓢地舀着月光。家家户户屋顶上的炊烟，像是留恋白昼似的，低低地在房前屋后萦绕，夜色慢着身子也在向屋顶靠近，迷了眼的炊烟不紧不慢地踱着步子，它们不愿再去高远的天空，只想留在村庄的树梢或屋脊上，和露珠一起过夜。

野蛮的夜色终于按捺不住，张开大口，似要将村庄连同炊烟一同吞没。对于那些盘桓在村庄上空的炊烟，是束手被擒还是躲到别处去了，人们一概不知，只知那一弯冷月站到梢头的时候，炊烟早已不见踪影，只有那一只只圆圆的烟囱，在清凉的月色中，仍在为村庄的一日三餐站岗。

雨天，被淋湿了的炊烟似乎能整出水，可只要灶洞里有火苗蹿动，它们就从来不会停下脚步。如若春雨漫鼻漫眼地袭来，压得炊烟喘不过气，炊烟就会从细雨的罅隙里突围出来，向天空冲去；如若夏雨噼噼啪啪地抽打着炊烟的目光，炊烟就会迎着雷电，向高远的天空杀去；如若霏霏秋雨拉扯着炊烟的胳膊，绊住炊烟的手脚，炊烟就会挥袖拭去满脸的泪水，拨开雨雾，向天空跑去。

最是那瑞雪纷飘，阵阵寒风吹弯了炊烟的身腰，一片片雪花朦胧了炊烟的眼睛，炊烟便像一只只欢快的鸟儿，在天地之间亲切地丈量着烟火人间的喜怒哀乐。

乡间的炊烟各有个性，各有性情，宠辱不惊的人家，升起的炊烟也四平八稳，不疾不徐，就像一汪流向天际的小溪，缓缓地流缓缓地淌；风风火火的人家，升起来的炊烟跑起来带风，心里揣着火烧眉毛般的急；喜气洋洋的人家，升起来的炊烟也蹦蹦跳跳，甚至于有火星迸出；愁眉苦脸的人家，升起来的炊烟犹如一团团黑炭，透不过一丝光亮。

炊烟是生活延续的信号，只要家中有人，屋顶上就会升起一日三餐的炊烟。

细闻去，炊烟里有着生活的原味，人世间的酸甜苦辣，尽可以借助升起的袅袅炊烟，向天空默默倾诉，也唯有天空最能理解和包容。



守望 苗青 摄

## 傻

丁迎新

傻妈又在打傻儿子了！

一个庄上的人都见惯了，见怪不怪，但在无聊的时候，还是饶有兴味地看，边看边摇头，不忘讥笑一句：唉！傻到家了。

不知道是因为傻妈傻的缘故，还是因为傻妈生了个傻儿子，傻儿子两岁多还不会说话，只嘿嘿傻笑，地上的狗屎抓起来就往嘴里塞。傻妈的丈夫走了，从此再没回来，连一双老人都是傻妈养的老，直到送上了山。

早早地，傻妈就累弯了腰，熬白了头发，白净的脸像风干的沾上了黑泥的丝瓜，手成了松树皮，从光滑的布料上摸过，会划了纱。傻妈不惜力气，不怕死，山敢上，河敢下，崖敢跳，什么活都干，天不黑透了，不会进家门。同样是过日子，有些人的日子是苦出来的，傻妈就是，像夹在两扇沉重的石磨之间常年累月地转，能活下来就知足了。

傻儿子小时，傻妈用一根碎布条编成的绳子一头拴着儿子，一头系在自己腰上，无论到哪，和儿子之间也就三步的距离。人在地里做活，就把腰上的绳子解下，拴到一边的树上，抬眼就能看到。儿子或站或坐或爬或跪或哭或笑，无暇管他，手抓到什么东西就向嘴里塞，有时是虫，有时是草，有时是树叶，有时是泥土，都吃得津津有味。傻妈看到了，气极了，就冲过去，狠狠几巴掌，打他的手，打他的嘴，打得鲜血直淌，哇哇大叫。傻妈自己也坐在了地上，像狼嚎一样地哭，傻儿子见妈妈哭，自己不哭了，开始笑，嘿嘿地笑。眼泪哭干了，哭舒坦了，再站起来，接着做活。

知道儿子傻时，傻妈曾背着儿子出门在外有一年多时间。家里能卖的都卖了，卖出来的钱缝在衣服里，天南海北四处求医，见到医院就进，不管大小，洋方土方都用，先用了再说，还见庙就拜。后半年的时间是讨荒要饭走过来的，实在没希望了，才回到家。

有个插曲不能不说。一个要饭的老头挨家讨吃的，听说了傻儿子的事，毛遂自荐说自己是祖传中医，因家中失火全烧光了才一个人逃出来，这病不难治，但需要时间。傻妈欣喜若狂，像恭迎大神一样把老头请到家，尽其

所有地好吃好喝招待，一住就是大半年，最终被医院的医生给识破了。据说，老头离开时，傻妈怀上了，是老头的种，避着人打了胎。

慢慢地，眼瞅着个子已经比自己高、身体比自己胖的儿子，傻妈不再指望能好，只一门心思教他几件事。一是天黑了晓得回家，二是下雨下雪知道找地方躲，三是饿了就出去找吃的，忘了就打，用手指粗的棍子打，狠命地打，做到了就赏他一顿好吃的。

儿子已经大了，不能再拴在腰上，得让他独立地活。就算自己有一天死了，或者是病在了床上不能动，也能活下去。

一天天做着示范，带他一道向远远近近的人家去，教他怎么讨要。连讨饭的竹篮和装在竹篮里的碗筷，都一人一套，还有用来赶狗的竹棍也是。傻妈怎么做，傻儿子就跟在后面怎么做，不做好或是做不好，打狗的棍子就打在儿子身上。要到了吃的，往另外一个人的碗里分上一半，两个人一起吃，就是一碗水，也分成两份一起吃。

傻妈还没到老的时候，出事了。一天，两人出门太远，要翻过一座山才能到家，天已墨黑，下山路滑，又看不见，傻妈一不小心滑下了山坎，头撞在一块大石头上，没了气。傻儿子见妈妈滑下去，也学着滑，滑到妈妈跟前，学着妈妈躺在那睡觉。天亮了，上山干活的人才看见母子俩，赶忙回村叫上其他的人，共同帮忙，把傻妈给草草葬在了山坡上。

面对各家各户送上门的饭菜，傻儿子不吃，连看都不看一眼。每天早早地出门，挎着装有碗筷的讨饭篮自己去讨，讨回来，分一半到另外一个碗里，往家对面的山上送。来到妈妈的坟前，一把扣到坟头上，自己再坐下来吃。吃完了，拿上妈妈的空碗回家。风雨无阻，不管春夏秋冬，天天如此。

看见的人，心里忍不住地酸，边看边摇头，说一句：唉！傻到家了。

有那被儿子媳妇骂出了门，肚子还在瘪着的老人，倒羡慕起埋在地下

的傻妈。

傻人有傻福啊，可惜没那个命享了。唉！

后面那声叹息，重得能砸疼了脚。